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十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者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遐及葬

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同漢然自漢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而葬是為不踰月也及宣帝景帝之崩並從權制文帝之崩國内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

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幾事殷動勞

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為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輙勑御府易服内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况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乎等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輙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以已甚深甚篤

然今若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幾至重天下至衆陛下
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疏食殷憂内
盈毁悴外表然而躬勤萬幾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
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
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勑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
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
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
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訴告雖薄於

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絶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一得叙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毁疏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竦息以為宜降抑聖情以慰萬

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
奉山陵以敘哀情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
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
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絰行
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
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喪傳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
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
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絰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

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巳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祭議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茍相違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

帳蓐素牀以布巾褒革軺輦版轝細犢車皆施縑褒詔
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
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
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
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
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
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
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

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絶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毁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廼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廼許文明皇后

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為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
表中書答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彪等四
人並云閔僖兄弟也而為父子則哀帝應為帝嗣衛軍
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
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
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
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朞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

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龔曰中宗肅祖皆以
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
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請之言又閏是後
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
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
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為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
直擊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
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朞取閏乃二十

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為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冲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内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朞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朞月故也巳酉晦帝除縞即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奪易則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

言矣彪之不能徵拔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為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

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朞為斷

漢儀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

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若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

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絶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

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
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
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
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
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
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
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
之遂命預造議奏曰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

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徒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令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

著於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

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

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

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

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

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

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

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

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

以為讖非讖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脩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

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遵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
臻古制超絶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
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
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
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
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
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
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

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朞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

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
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
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
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
寛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
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
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
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

慕匍匐殯宮大行既莫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
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宮
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
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
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
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
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外内卒
聞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

自解說退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證據令大義著
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
事成言以為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
具列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不載武帝
楊悼皇后既母養懷帝后遇難時懷帝尚幼及即位中
詔述后恩愛及后祖載羣官議帝應為追制服或以庶
母慈母己依禮制小功五月或以謂慈母服如母服齊
衰者衆議不同閭丘沖議云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

令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是從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朞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虨啓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朞虨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於是帝制朞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

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改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

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

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不誓為其升降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為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猶居其

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祕書監摯虞云太子初

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

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朞故也於是

從之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劒

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

齊斬之喪不佩劒綬摯虞以為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

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

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内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釼如舊其餘如新制詔從之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黄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

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槀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

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為輓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詰謂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

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

敦宜服本服一朞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

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

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

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

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

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

則必爲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

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為有三年者敦當為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絶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已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於王為從祖父有司奏應服朞不以親疏尊卑為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東海國

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爲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爲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奢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縗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謹按喪服禮經庶子爲母緦麻三月傳曰何以緦麻以尊

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敎縱而不革則流蕩忘反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猒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爲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

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頽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請臺省考脩經典式明王度不答

十八年膺又上言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為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未審朝議以何為疑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

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逢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庚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緦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

成天下夫屈家事於王道厭私恩於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恪微於祖宗致敬虧於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於斯職之所司不敢不言請臺參詳尚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詳尋依禮庶子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宗之義自頃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士庶匹夫闕烝嘗之禮習成頹俗宜被革正輒內外

參詳請宜聽肙所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爲正謂爲告書如左班下内外以定永制昔令依承事可奉行詔可

禮王爲三公六卿裼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經天子諸侯皆爲貴臣貴妾服三月漢爲大臣制服無聞焉

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及武帝咸寧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也元帝姨廣昌鄉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案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

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後二日小會臣以為廣昌鄉君喪殯日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羣下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又曰咸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臣薨三朝發哀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此舊事明文賀循答曰案禮雜記君於卿大夫之葬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内

猶禓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爲屠蒯所譏如遠所答合於古義咸寧詔書雖不會經典然隨時立宜以爲定制誠非羣下所得稱論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問太常冬至小會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云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詔三朝舉哀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泰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亮薨武帝並

舉哀一日而已中興已後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二議竟不知所取喪服記公爲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摯虞以爲周禮作樂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敎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詔從之

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疎各如

其親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絶朞而傍親爲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絶緦虞摯以爲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絶朞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絰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脩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古者天子諸侯葬禮粗備漢世又多變革魏晉以下世有改變大體同漢之制而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

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埏首以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

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之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之制也

宣帝預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江左初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内官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大為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

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絜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三十四人詔停之

古無墓祭之禮漢承秦皆有園寢正月上丁祠南郊禮

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祠廟謂之五供

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繼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絕齊王在位九年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於魏世及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

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官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於是遂止以為永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曰今雖權制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黷無準非禮意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

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兹已往以為成比也

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祖王昌父毖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為黄門郎與前妻息死

生隔絶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當追成服求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為害於道議宜更相為服守博士許猛以為地絶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絶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段暢秦秀騶沖從猛散騎常侍劉智安議禮為常事制不為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於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朞為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為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妬忌而已故

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為之齊也秦秀議二妻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嫡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況事兄之母乎許猛又議夫少婦稚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今妻在許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絕而何侍中領博士張惲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

以釐降二女為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黄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黄卿之決宜使各自服其母黄門侍郎崔諒荀悝中書監荀勗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議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以為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夫也禮無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父及二母於今各存若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中

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荀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凡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賊曹屬卞粹議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絶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於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祔於葬無並嫡之實必欲使子孫於没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絶之時以為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母亡議者以為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愚以為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於前母也倉曹屬衛恒議或云嫡不

可二前妻宜絶此為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絶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服此為論嫡則死議服則生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為地絶死絶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毖在南為邦族於北為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為元妃後婦為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絶不為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

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絶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為故當追而絶之邪黄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皆以為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況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絶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為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謂為黄門侍郎江南已

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况於忿之義可得以為妻乎大司馬奮不議太尉充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皆從主若溥又駁粹曰喪從寧戚謂喪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若終也終事已故無絶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判合為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絶彼已更娶代已安得自同於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為後王法也且既已為嫡後服復云為妾生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祔於葬妻專一以事夫夫懷貳以接已開偽薄之

風傷貞信之教於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據同時並存何得為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絕遠聞喪問當復相為制何服邪夫制不應禮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親於不義貞婦不昧進而苟容今同前嫡於死婦使後妻居正而或廢於二子之心曾無愍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難以定臧否也禮還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絕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又何取於宜誅宜撫

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以人理應絶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異據已更娶有絶前之證而云應服於義何居尚書八座以為設令有人於此父為敦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養已若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慼念之心殊而為之服一也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禮處之也昔子思二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

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於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母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為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為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正定為文章草下太常報楙奉行制曰凡事有

非常當依準舊典爲之立斷令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蕋與前妻終始永絶必義無兩嫡則趙衰可以專制隗氏昌爲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蕋二妻並以絶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興初著作郎干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蕋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羣議之紛錯同産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

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即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恒通于服絶之制可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

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況於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待其臣而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善物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毋丘氏生

子正舒正則二人毌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毌丘氏别舍而不告絶及毌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縗裳綴絡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時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之中某巳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爲服君子以爲賢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

亡後妻子動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為妻後又娶景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貴賤之差乙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為庶母服又不成為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傅鄭沖議曰甲失禮於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景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略與鄭同太尉荀顗議曰春秋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

禮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爲嫡後至爲庶景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景昔屈建去芰古人以爲違禮而得禮景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叙之義也中書監荀勖議曰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䝉爲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䝉謂抑其親鄉里先達

以元釁為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

建武元年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爲審由此邪天下有闗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要絰而服金革之役若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令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閡

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門下三省外內羣臣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於是太宰西陽王羕司徒臨頴公組驃騎將軍卽丘子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顗散騎常侍荀邃等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留志家巷也以為誠宜如明

詔於是有司奏曰案如衆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絶固應三年而除不得故從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殲於寇害死亡漫於中原而繼以遺賊未滅亡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於奔赴之禮而人子之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

皆如東關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嶠以未得改卜奔赴㓗設疾辭寀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以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關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是時中原喪亂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

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令以循議為然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没寇難萬無一兾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絶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絶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内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爲妻產四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更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詵始不見絕終

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為首嫡列名黄籍則詵之妻為詵也妻則為胛也母胛之制服無所疑矣禮為繼母服而不為前母服者如李比類𪫮世所希前母既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礿祠蒸嘗未有不以前母為母者亡猶母之況其存乎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没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郤犨而不棄

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鄗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没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為宋伯姬也詵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為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詵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衆議貶譏太峻故略序異懷亮從𢓊期議定五經通義以為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雖君臣可

同魏朝初謚宣帝爲文侯景王爲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謚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爲宣王忠武爲景王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爲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羣下未有同者故郭奕爲景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璞等並云夫無窮之祚名謚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

已不及遷毀之廟成粲武茂劉訥並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故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又引周公父子同謚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弈謚景不相當耳宜謚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欣之言爲然詔可

驃騎將軍温嶠前妻李氏在嶠微時便卒又娶王氏何氏並在嶠前死及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三人並得為夫人不舒云禮記其妻爲夫人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然則夫榮於朝妻貴於室雖先夫没榮辱常隨於夫也禮記曰妻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其親者如禮則三人皆為夫人也自秦漢已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無復繼室之禮先妻卒則更娶苟生加

禮則亡不應貶庾蔚之云賤時之妻不得並為夫人若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嶠傳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謚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妃琅琊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謚今宜率舊典王彪

之云婦人有謚禮壞故耳聲子為謚服虔諸儒以為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無譏之文所謂不待貶絶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謚耳太尉荀顗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即冢祭賜謚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為侍中安國表以黄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

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而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晉書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塤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錄監生臣王世瑞

晉書卷二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十一

禮下

五禮之别三曰賔蓋朝宗覲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禮彌繁自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往改異焉漢儀有正會

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

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

門入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讚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讚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坐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

還故位掌禮郎讚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諸謁者羔鴈雉付

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黄令乃出車皇帝
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
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
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
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
還王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
千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
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

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坐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妓乃名諸郡計吏前受勅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

請罷退鍾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别置女樂三十人於黄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為白獸蓋是後代所為示忌憚也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魏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故却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朝不得違本數朝禮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故此禮遂廢漢以高帝十月定秦且為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

十月朔猶常饗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讃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徒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魏文帝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

輿亟動役無寧歲蓋應時之務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

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及武帝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諭至于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川夙興

夕惕明發不寢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為之怛然
勤躬約己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意未著萬
幾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乂其
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黄門侍郎銜命四
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訪求得
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以其萬
姓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

暴亂作逆犯令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國辨異之以返命于王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圖若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意焉新禮巡狩方嶽柴望告設壝宫如禮諸侯之覲者賔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為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

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代其禮不行

封禪之説經典無聞禮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天子所以廵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讖緯諸説皆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紀號秦漢行其典前史各陳其制矣

魏文帝黄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廵狩為先昭

祖揚禰封禪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来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生譽它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文武至於聖躬所以參成

天地之道綱維神人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彊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廵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兹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内潰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

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及武帝平吳混一區

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紀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内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流惟獨江

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将出討兵威蹔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黄軒遐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

警內則百姓未寧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璀等又奏曰今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茲迺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迄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耶詔不許璀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

詔謙沖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
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
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麄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
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宜修此禮至於克定歲月
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
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
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瓘等又
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

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
勲髙皇德無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
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
之上儀塞靈祇之欵望何以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
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
道以康庶績且俟它年無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自
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
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廵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

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髙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為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為其事自是以来功薄而僣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至於今况髙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盪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来近將百年地險俗殊人望絶塞今不羈之寇二代

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兹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目覩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為讓宜祖述先朋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上詔曰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絶之

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温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為天

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為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幼賤

猶不得表章長貴況敢錫之以榮命耶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悅以為孝莫大于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為夫人不審直子命母耶故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耶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為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

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畀之雖顯明
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
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
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恵奉先靈之命事不在
已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
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為少
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
詔拜皇太妃三月景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璽綬儀服一

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為太妃敬為合禮不太常江逌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孝武追崇會稽鄭太妃為簡文太后詔問當開墓不王珣答據三祖追贈及中宗敬后並不開墓位更為塋域制度耳

褚太后臨朝時議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為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為允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為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為皇太子癸巳詔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宮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啟革今衍幼沖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

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耶主者其下公卿内外通議使必允禮中尚書令卞壼議以為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沖故宜荅拜臣以為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宫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

太元中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侍中領國子博士車胤議朝臣宜朱衣褠幘拜敬太子荅

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贱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下壼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之天朝宜𧝓幘而已朝議多同

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後與太子先後博士庾宏之及尚書參議並以為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在臣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上陳留王勱表稱疾病積年求放罷詔禮官博士議之博士曹躭云勱為祭主而

無執祭之期宜與穆子孟縶事同王彪之云二王之後
不宜輕致廢立記傳未見有已為君而疾病退罷者當
知古無此禮孟縶穆子是方應為君非陳留之比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
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
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
以敬事而明義為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
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郤至使楚楚子饗之郤至

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饗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為起在輿為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

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為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摯虞以為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期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别以絶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

五禮之别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内保大定功者也但

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為薦薦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已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軍下車則惟此時施行

漢世率以為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
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
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
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閲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是冬閲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為魏王是年六月立秋閲兵于東郊
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閲兵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閲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羽仗

成帝咸和中詔内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鬭場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閲習然朝廷無事焉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朝堂其後荀顗等所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五禮之別其五曰嘉冕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末崩離賓射宴饗之則罕復能行冠婚飲食之法又多變還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為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

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代以來天子諸侯頗採其儀正月甲子若景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以禮謁見世祖廟王公已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

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豈得與士同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為一加再加皆非也禮醮辭曰令月吉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按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及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則非必歲首冠禮於廟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

又廟見也惠帝之為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禄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賛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期介兹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侍中脫帝絳紗服加衮服冕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

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泰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命王彪之云禮傳冠皆在廟按武帝既加元服車駕出拜于太廟以告成也葢亦猶擬在廟之儀

魏齊王正始四年始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

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納悼

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榖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為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榖珪諸侯

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為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宫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例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

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叅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荅徑自上通先儒以為丘明詳録其事蓋為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旐頭殿中御史奏令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旐頭不設求量處又按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旗旐頭畢罕並出即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徹法物耶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耶既不設五牛旗則旐頭畢罕之物易

具也又詔曰舊制既難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擧其餘兼副雜器停之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畀而稱天父

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制此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恒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之禮依漢書及晉已行之制故彪之多從咸寧由此也惟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為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

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定也其納采版文
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叅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
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
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
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
準之遺女未嫺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
前太尉叅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
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

物正位于内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

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

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

侯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惲之曾孫先

臣安豐太守關中侯叡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

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冑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

關内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

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

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畀鄙憂
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
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
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
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
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
典制次請期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泰

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稽首承詔皆如初答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

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鴈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𤣥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𤣥所謂五鴈六禮也其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云古者婚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

升平八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鼓吹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闕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

太常王彪之以為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

以無者依婚禮今宜備設而不作時用此議

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述云婚是嘉禮春秋傳曰娶

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

賀況臣下耶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内耳今因廟見

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云婚禮不樂不賀禮

之明文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經文又傳不云禮

也禮取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

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又云禮記所以言賀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慶語也愚謂無直相賀之體而有禮貺共慶會之義今世所共行于時竟不賀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躭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太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廟朝臣奉賀應上禮與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預䀌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覲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表其乃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徐邈同又引一有元良慶在於

此封諸王及新宫上禮既有前事亦皆已贍仰致敬而又奉觴上壽應亦無疑也

江左以来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獸取其威猛有班彩玉以象德而有潤尋珪璋亦王之美者豹皮采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聘后黄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亦無用羊之旨鄭氏婚物賛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

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駟

武帝泰始十年將納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為不可其後乃革

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其禮豈謂婚禮不辨

王公之序故取獸豹以尊崇其事乎

禮有三王養老膠庠之文饗射飲酒之制周末淪廢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羣臣射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孟冬亦如之及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是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其儀注不存然漢禮猶在

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

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及惠帝明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顔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

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䙡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水

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晉書卷二十一

晉書卷二十一考證

禮志下魏文帝黄初中○文帝監本誤作明帝今改正

晉書卷二十一考證